

# 元宵也傲娇

□司马小萌

前一天,我在朋友圈晒了一顿自己备的丰盛早餐。“丰盛”,是对比“简单”而言,无非由通常的食品两三种,增加到四五种。心血来潮而已。但其中一种,却让朋友们“瞠目结舌”。那就是:元宵。大半年前的元宵。他们大呼小叫:这么长时间了,还留着?还敢吃!

面对惊讶、质疑、关怀、提醒,本人淡定回复:“放心吧,在冰柜里冻得硬邦邦,不会哈喇,更不会产生黄曲霉素、PM2.5之类。”说PM2.5,是逗大家玩儿的,其实是想说,质量“无大碍”。还有句话,有点夸张,我没敢说:如果,去年正月十五买的新鲜元宵,可以保存到现在,那么,我的冰柜里可能还有一岁多的元宵呢。嘿嘿,反正吹牛不上税。

我爱甜食,是出了名的。餐桌上、冰箱里,总有若干糖果糕点。细想一下,有点对不起全国人民:大家都在防啊防啊防糖尿病,我还在甜啊甜啊甜甜地吃,这是要给国家卫健委添堵吗?

我在北京长大,每年元宵节都会去就近的老字号“稻香村”或“稻香春”买元宵。虽然一些企业的名号,早就乱得傻傻分不清,但传统的元宵口味,年年大致相同。我首选的,是山楂馅的,酸酸甜甜很可口;其次是黑芝麻馅和巧克力馅的。

民间有此一说:元宵起源于春秋时期的楚昭王。某天,楚昭王经过长江,见江面有漂浮物,是一种外白内红的甜美食物。楚昭王请教孔子,孔子说“此浮萍果也,得之主复兴之兆”。因为这一天是正月十五,以后每逢此日,昭王就命手下人用面仿制此果,并用山楂做成红色的馅煮而食之。从此,元宵节吃元宵便成了一种传统。

注意到没?山楂馅的!如果此传说不是演义,那么,一不留神儿,我就有了“历史传承”。哈。

“元宵”,是现在我国北方的叫法;而在南方,人们通常称为“汤圆”。俗话说“北滚元宵,南包汤圆”,元宵和汤圆,不仅制作原料和加工工艺有所不同,口味也不一样。元宵煮的时间长,要10分钟以上;汤圆煮的时间短,3至5分钟就好了。我喜欢馅心硬得像麻将牌,然后在干糯米粉里滚啊滚啊做成的元宵;也喜欢外皮是湿糯米粉团、馅心软得和包子馅差不多的汤圆。还有,把珍珠大小的糯米粉团直接煮在醪糟里,也特别香甜,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不瞒你说,我多少有些傲娇:看看身边一些同志,由于身体关系,这不能吃那不能吃,可怜兮兮的。而我,除了不吃辣,没啥忌口,吃嘛嘛香,属于“特别好养活”“特别易快活”之类。到目前为止,俺各项指标基本正常,这要感谢爹妈

给的基因不错。以后有机会,再隆重发布给爹妈的感谢函,今天先兀自得瑟。

但是,话又说回来,我是个有自觉性的公民,不会让亲友担心,更不能给国家添乱。爱吃,也不能多吃,三岁小孩都懂。元宵属于高糖高热量食物,一般吃上三五个足矣。再多,腻死了,胃也受不了。就拿俺家冰柜里的月饼来说,不过存了四五个,偶尔吃着玩儿的,没有构成“重大隐患”,大家放心。至于新鲜元宵,那可是存不住的,超过两天,一下锅,白白的糯米面就变成粉红色的,明明白白告诉你:不好啦!

再者,没病,咱也得防着点。人体零件成千上万,谁知哪个会“掉链子”。迷信一点,人算不如天算;实际一点,很多病是吃出来的。能吃,你就吃一点,适可而止;不能吃,眼巴巴看别人吃,也算“视觉盛宴”。哦,现在早就有咸味的元宵了,无疑是糖尿病患者的福音。好吃不好吃另说着,不过,糯米面难消化,你懂的。

“无知者无畏”,说起来很豪迈,做起来很悲催。与吃货共勉。



# 再造“桃花源”

□刘新文

去年冬天,我和几个坐腻了办公室的人突发奇想,觉得在拥挤的城市、鸽子笼般的家里过着钟摆式的生活实在乏味无趣,于是决定亲手打造一个现实版的“世外桃源”来。

牡丹区黄堍镇原是一个比较偏僻的乡镇,随着城市的扩展,那里发生了不小的变化。一条宽阔的国花大道从乡镇的东西横穿了过去,紧挨着国花大道的南边就是七里河湿地公园,有了大道和湿地,乡镇不再偏僻,反而有了一种江南水乡的感觉。

我们找到的“桃源”就在国花大道北边不远处,有四十亩地,土地平坦,林木茂密,地与村庄相距不远,也算是“屋舍俨然”“鸡犬相闻”了。满怀激情地背诵着《桃花源记》一路开车过去,在村民们的一片嘲笑声里,一个关于梦的工程开始了。

植树种花建围墙,一番劳作下来,几个人都变得灰头土脸,才开始感到想象里的美景背后还有辛勤的劳作。“种豆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美妙的

诗句总让人浮想联翩,心驰神往,但如果给你一把铁锹在烈日下干上一天,你还会这样想吗?

团队里的女士们每次去地里的时候,都会事先在身体可能会被太阳晒到或者被风吹着的地方涂上一层厚厚的防晒霜,即使这样,还会把头和脸严严实实地包裹起来,走在满是泥巴的地里也总是踩高跷似的蹑手蹑脚,总怕弄脏了擦得锃亮的高档皮鞋。每每看见这样的情景,俏皮的村民们总会大喊几声:“快来看呢,城里的银环又下乡了。”一心想着创造风景的人,反而成了别人的风景。

女士们开始后悔、埋怨,嘴里时不时地发着牢骚。没过几天,女士们就吃惊地发现,即使捂得再严,那张娇嫩水灵的脸还是被晒黑而且变得粗糙了。

树总算栽好了,是雇人栽的;菜也种上了,绝大部分是负责看家的老人栽种的。这份想象里美妙的“再造桃源”计划开始在每个人的心里暗暗地发生着转变。

人总是这样,想做某件事的时候,先往好里想,却丝毫没有考虑也有不尽如人意的时候。女士们除了要保护好自已的容貌和服饰外,对饮食也很挑剔,听人说在超市里购买的面粉里除了添加吊白块外,更

可怕的是还有农药和化肥的残留,于是极力建议一定要种植无公害的麦子,种子刚种到地里,心里就有了一种迫不及待要吃的想法。

不觉到了夏天,看着一地黄腾腾的麦子,大家却忽然没有想吃的激情了,开始悲催地意识到种在树林里的麦子是无法使用机器收割的,该怎样把麦子收进袋子里再变成面粉呢?于是有人发出感叹:“南山”无限好,谁知“种豆收豆”滋味?

辛辛苦苦种植的不公害麦子总不能烂在地里吧,经过了艰难的抉择后,大家还是挥舞起镰刀完成了收割。

转眼间又一年过去了,春天悄悄来临,腊梅树上的花像一把把撑开的小黄伞艳艳地缀满了枝头,浓郁的香味在整个院子里弥漫着,鸳鸯和鹅都开始下蛋,用不了几天就会积攒出满满的一大筐。满地的樱花开了,像是天上掉下来的一片红彤彤的云彩,人坐在花树下,有一种坐在彩云里的感觉。沏一杯清茶,看着美丽如画的景色,一种诗情

画意开始在心头滋生,大家的心情都变得欢快起来。

我种在屋后的何首乌又长出了新绿的叶子,我想,地下的根会长出人的形状吗?心底又萌生了一种新的期待。我亲自种植修剪的海棠也开出了几朵小红花,因为付出了劳动,每次到地里来,我都会静静地观赏许久,欣赏的是花和叶子,心里满满的却是一种亲情。

“桃源”不在世外,每个人的心里梦里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桃源”,只要不畏艰险、任劳任怨地去创造,就一定会得到自己想要的风景。

